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四

山嶽

古詩三首　律詩二首

望嶽

岱宗夫 洙曰書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爲五岳之長○鄭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代于此是山爲五岳之長故曰岱宗○師曰岱宗天猶云蒼天之類○徐曰按王原叔呂居仁七彥輔魯眘言諸本並作夫獨師本作天字誤

如何齊魯青未了 師曰泰山跨齊魯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未窮故曰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 洙曰晉孫孫遊天台賦序台者蓋山岳之神秀也陳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魯曰劉禹言是華山爲造化一尤物○師曰鍾聚也詩云嵩高維岳維岳降神冠名山大川皆有神異天地造化鍾聚神秀之氣於此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大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割不割之割割者分也○玄輔曰杜言此爲造化所鍾晦也○師曰割者分也

陰陽日月也此山能高日月迭昏曉也

盪胷生曾雲

鮑曰盪他浪切曾昨稜切盪逕也經過之雲。洙曰公羊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淯水盪其胷陳張種與沈炯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也。趙曰盪滌也舊注引南都賦淯水盪其胷本言水流始盪滌坻者胷今言盪胷生曾雲則借言雲之潤氣盪滌人胷也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注曾積也。彥輔曰庾肩吾山詩曾雲雜峻嶺。師曰曾雲杜詩通作層即雲勢之重疊而起泰山出雲須臾遍太虛而為雨以其有功於民故祀之云生于山人登山故雲盪其胷

決眥入歸鳥

鄭曰眥前智切目眥。黄希曰右按子虛賦稱射藝之妙所中者必決裂其目眥也杜子美望嶽以言觀覽之遠攄決其目力入飛鳥之羣與射了無指于明矣。趙曰眥目睫也音擠細切按子虛賦本言射而決裂獸眥詩人取好字樣則借用之蓋決眥入歸鳥則人目眥決裂入鳥之歸處言所望之遠也。王逢原曰眥目眥也歸鳥入林決去其眥乃能辨之蓋言山高若此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洙曰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揚子升東嶽而知眾山之邐迤也漢官儀及泰山盤道盤曲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師曰登臨山之絕頂俯視眾山其培塿與眾山知尊乎大岳眾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為如何甫望嶽之作末章云一覽眾山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細

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也哉

望嶽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 洙曰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衡山釋山又云霍山爲南岳衡之內霍竹山有兩名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斯不然矣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霍而大也應劭曰風俗通曰岳者桷考功德黜陟之故謂之岳四方皆有七宿各成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也書望于山川注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故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子男○趙曰荊州記曰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今云配朱鳥者朱鳥南方之宿也秩則尚書咸秩無文之秩秩者等也所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已等秩之禮其來久矣故云自百王 歘吸領地靈 洙曰地之百靈顏延年詩岳祇瘞地靈○趙曰江文通雜擬詩歘吸鵾雞悲注云猶俄頃也 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 趙曰王褒四子講德論洪洞朗天言天地之始光洪洞相通明朗於天也 在德非馨香 洙曰五岳巡狩皆載祀典 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 洙曰自戰

國縱橫而巡守之禮亡矣有汸　虞虞弁也謂五年一巡狩　世綱行邁越瀟湘誅曰

謚言世綱所拘迫也行邁猶行役也○趙曰公之所以行邁者以世綱謚袠故欲騰懷於江湖之上也　渴日絕壁

出趙曰難逢日齋以望其峯於日如渴也蓋如渴雨之渴　涑舟清光旁祝融五峯

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誅曰祝融峯名也朱陵祝

融紫蓋石菌芙蓉所謂五峯也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長也○趙曰考衡山記有芙蓉峯紫蓋峯石門峯而韓退之詩曰紫蓋連

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則又有天柱峯祝融峯為五峯舊注以朱陵補之非也　恭聞魏夫人羣仙

夾翱翔誅曰魏夫人神仙也主衡山○夢符曰右按眞告南岳夫人與弟子言東岳上眞卿司命君等右二十一眞人

坐西起南向東行太和靈嬪上眞太夫人右十五女眞東坐北起南行上眞司命南岳夫人即魏夫人也○旧曰夫人諱華存字賢

安晉司徒舒之女也幼純讀書喜神仙其後四仙人降車從甚盛夫人既與仙者遊盡傳其秘術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二舊說以謂

夫人賓不死以杖代尸而升天扶桑大帝君授夫人青瓊之板丹錄之文治南岳　有時五峯氣散風

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誅曰言為行邁拘限未暇策杖而登崇岡

也
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賚我
皇牲璧忍哀俗神其思降祥洙曰忍都賦文王對鄠石室相距往皆向人所居又云王
堂府主所居也故有三巽之刪謂山乱俗薄祀典廢欲賚之於是帝崇牲璧則神以降祥於此矣○郎曰哀乱之俗廢祀典而
不與今甫欲以牲璧祠神無使岳神賚胡吾君而降福祥矣
丈人山洙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
自為青城客洙曰玄中記蜀郡青城山有洞穴為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青城十洞天之一也不唾
青城地趙曰唾地者有所惡而唾也元魏爾朱榮乎毀詈名書唾地曰云云迮也不唾其地所以敬之也又陳徐愛作
玉臺新詠載劉勳妻王雅詩云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洙曰
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靈運躡夜陵丹梯丈人祠西佳氣濃洙曰陶潛山氣
日夕佳後漢鬱鬱葱葱佳哉緣雲擬住最高峯洙曰靈光殿賦飛陛仕孽緣雲上征掃
除白髮黄精在洙曰出說[illegible]久服[illegible]君看他時冰雪容洙曰

莊子肌膚若冰雪

望岳

西岳崚嶒洙曰一云稜危竦處尊洙曰華岳也諸峯羅立洙曰一作列似兒孫洙曰言岸列而不敢與岳爭長安得仙人九節杖洙曰仙人有九節杖拏技亦九節○蘇曰列仙傳王烈嘗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杖行地馬不能追拄到玉女洗頭盆洙曰玉女洗頭盆因山形而爲名○蘇曰三峯詫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上有古篆字人莫識俗呼爲玉女洗頭盆○修可曰集神錄明望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白龜其嶺數尚高三仞其側有樹礎碰皆見玉女祠祠前有白石曰號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加耗○秦曰張衡思玄賦云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即明星玉女也車箱入谷無歸洙曰一作回路師曰箱乃車所盛載之所也箭栝通天有一門師曰言神仙之門難入也箭栝其齊賈至小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言白帝則華岳乃西方之鎮也梁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詩云降道訪真源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牓千家邑 趙曰言縣額以白為牓耳 清秋萬古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趙曰欲以佳句專詠白鹽之狀雖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於難措辭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匱功盈尺 洙曰論語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匱注匱土籠也盈尺一尺而已 三峯意出羣 洙曰猶華岳之三峯也○趙曰華山記有云其三峯直上晴霽可睹舊注云直云脩華岳之三峯非是 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 洙曰廬山有香爐峯

惟南將獻壽洙曰詩如南山之壽佳氣日氛氳師曰陸機本草疏云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子美此詩序云累土爲山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非謂廬山香爐峯也

江河　陂池溪潭附

古詩九首　律詩十二首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鮑曰天寶十五載乙亥祿山陷京師公徒步避寇鄜州三川縣有是詩時七月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洙曰華原屬京兆郡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郡尋改爲通川郡武德初復置宜州罷郡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洙曰一云出無時○趙曰夏雲謂之火雲○魯曰隋盧思道納涼賦云陽烏御其長翔火雲赫而四舉也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鄭曰豗呼回切相擊也○洙曰海賦吞舒

匌而相豩翁匌川氣黃鄭曰上音烏下口荅切又音盍匼也○趙曰翁匌則氣之翁鬱羣流會
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鄭曰蒲北切○樊曰郭璞詩高浪駕蓬萊○趙曰長
笛賦云惟鍾龍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恐泥竄蛟龍鄭曰泥乃計切登危聚麋鹿
洙曰海賦云抓攫發危而維峉枯査卷拔樹礧磈鄭曰査士街切礧洛罪切磈口罪切不平也共
充塞聲吹鬼神下趙曰礧磈石也聲吹言其聲之吼勢閱人代速不有
萬穴歸何以尊四瀆洙曰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薛曰右按爾雅江河淮濟是為四瀆皆發源
而注海者也○趙曰公詩作於離亂之中意在衆所歸往以尊王也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
縮覆漂以折岸去鄭曰漂匹妙切浮也○洙曰海賦飄沙礐石蕩颺島濱漱聲松栢禿
洙曰海賦敞壂生甬選洸滚㵿陳根乘陵破山門迴斡到地軸洙曰春秋括地象云地有
三千六百軸○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
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洙曰江賦鴻汗六州之域穢濁殊未

清風濤怒猶蓄 洙曰海賦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江賦乃歆然而作濤 何時通舟車 洙曰漢武筭及舟車○旦曰記中庸云舟車所通蓋言德之所及者遠而原祇以筭及舟車釋之非矣○師曰南北阻溺舟車不通而云何時者歟亂願治之辭也 陰氣不黲黷 鄭曰上千敢下徒卜切黯黑也○趙曰何時得水落而舟車可通且陰氣開朗而不黲黷選有上慘下黷 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 趙曰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師曰謂當今兵革擾攘吾道拘而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人寰雖寬身天地雖大荒無所往 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 鄭曰渠玉切促也 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 洙曰魏文帝雜詩欲濟河無梁謝玄暉江漢限無梁陸機詩怨彼河無梁引領望大川 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 洙曰詩肅肅兎罝施於中林王康琚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屈原答漁父云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 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趙曰陸士衡擬西北有高樓云思駕歸鴻羽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 趙曰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望雲霧參見山阜之形而恒若雲霧之中故云氣濛鴻 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洙曰湯泉溫泉也山上有宮殿天寶中每以十月幸之樹羽立羽葆蓋也○趙曰言溫湯也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彥輔曰立葆羽也江淹詩有云君王澹以思樹羽望是城 陰火煑玉泉噴薄漲巖幽 洙曰溫泉也海賦湯水不治陰火潜然○修可曰博物志云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 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洙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曰有七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又曰日拂于扶桑出於暘谷浴于咸池 閬風入轍跡曠原 洙曰一作野 延冥搜 洙曰大人賦登閬風而遥集莊子廣莫之野廣原崑崙東北脉名也○覺範曰神異經崑崙三角北曰閬風巔西曰玄圃臺北曰崑崙宮○趙曰崑崙一名閬風其義則周穆王欲車轍馬迹遍天下之意謂之欲冥搜蓋言東巡自驪山而出君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 沸 洙曰一作拂 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洙曰前漢郊祀志湫淵祀朝那注水清澈可愛不容穢濁龍之所居○趙曰鮑明遠蕪城賦歌吹沸天言其聲之多 幽靈斯 洙曰一作靈湫斯 可佳王命官屬休初

闢龍用壯朱曰大壯九三小人用壯擘石摧林丘朱曰郭緣生述征記巨靈擘開華山謝惠連詩岩落雲洒林丘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趙曰窟穴改而移天台山賦序壺仙之所窟宅

倒懸瑤池影朱曰漢郊祀志谷永云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孫綽天台賦或倒景於重溟張協七命云倒景而開軒海賦覕琦之所窟宅廣雅曰景在下曰倒景○趙曰此以狀湫之深廣險徽公詩又於過驪山之下曰瑤池氣欝律舊注引到景以謟倒懸非是

屈注蒼江流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澹偃蹇朱曰九歌靈旗偃蹇兮姣服又蹇將憺兮壽宮故乘七發旌旗偃蹇相如建翠華之旗注以翠羽爲旗上葆也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又云蜩蟉偃蹇○趙曰蒼江當作滄謝朓詩紆軫青郊路迴暇滄江流揮弄出郭璞賦揮弄灑珠滑且柔取周禮柔而滑

靈車紛以留薛曰右按楚詞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姣服又大司命曰乘回風兮載雲旗二章屈原之所作也

簫鼓蕩四溟朱曰漢武帝簫鼓鳴兮發棹謳頮延年笳鼓震溟州

異香決漭浮鄭曰決烏朗切漭模朗切○朱曰木玄虛海賦決漭汙七啓入乎決漭之野謝玄暉晨光複決漭張平子決漭無疆劉伶決漭望舒隱

蛟人獻微

一作徵綃沫曰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注云鮫人織輕綃於泉室出以賣之○趙曰蛟人水居南海之外有之善織綃見海賦曾祝沈豪牛魯曰穆天子傳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百祥奔盛明沫曰
書作善降之百祥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魯曰相如哀二世賦登陂陁之長阪
出見蓋有由曾曰小說有人夜見林中光屬天上如月迹而際之有一金背蝦蟆○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
蟆色如金若或云驪山上有古卵載之矣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一作肯收沫曰
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載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
烏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之北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虯一作龍與
虯飄飄青瑣郎沫曰漢武帝說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初秦漢別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
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之郎宮闕簿曰青瑣
門在南宮衛尉注吳都賦曰青瑣户邊青鏤也注雲寺有云褊官青瑣門文采珊瑚鉤沫曰西域傳罽賓国出珊
瑚本草云生海底枝何狀明潤如紅玉○蘇曰相如見枝長丈謂友人曰如珊瑚之鈎瑠璃之器非世間尋常所見也○趙曰以明

闕如玉故比人之文采也珊瑚鉤出纂典記載嵩岳嫁女事云周
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盆而歌○師曰郭給事能為文
章如珊瑚之可貴　**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洙曰盧諶俯臨綠水馬季長笛賦中取度
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嵇叔夜琴賦初涉綠水中奏清徵張翰吊
賈生賦敢不敬吊寄之綠水○蘇曰元溫月下聞笛其聲清絕同
舟數人倚牆聽久愁思浩然○師曰綠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
後世製為法曲名曰綠水言給事歌寺清雅絕倫聽者愁莫能及
也終又叙給事文章收功之意

渼陂行

趙曰渼音美士大夫非西人者多讀為于亮切乃蕩
漾之漾遂使繆書一本直作漾陂行深誤李者按長
安志渼陂在鄠縣西十道
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　師曰揚雄言馬遷好奇蓋遷之性好
周游天下今岑參參兄弟攜我來游渼陂豈非若遷之好奇也　**天地黤慘忽異色**　洙曰王粲登樓賦天
慘慘而無色　**波濤萬頃堆瑠璃**　洙曰西域傳罽賓出琉璃孟康曰琉璃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

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也。蘇曰王筠詩曰扁舟泛西池衝破碧琉璃硬升見此編賞及之

琉璃漫汗泛舟入 洙曰張平子賦亦作漫汗梁簡文帝詩水瀁沆瀁。趙曰按漢黃叔度汪汪如萬頃陂也惟琉璃言其色之青瑩耳水如瑠璃則爲可愛可以泛舟矣

事殊興極憂思集

鼉作鯨吞不復知 蘇曰徐陵沉行鯨鯢湧波鼉龜皎作浪。鄭曰鼉徒河切說文曰水蟲似蜥蜴而長大

惡風白浪何嗟及 洙曰詩中谷有蓷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張季膺詩謳吟何嗟及

主人錦帆相爲開 洙曰隋煬帝以錦爲帆。修可曰陳陰鏗渡青草湖詩曰平湖錦帆張

舟子喜甚無氛祲 洙曰詩招招舟子郭璞江賦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㩦榜。趙曰沈休文詩寇靜拭氛埃無氛祲則又彼魏都賦風無纖埃此前以天地黯慘而游者憂今以無氛埃而憂者喜不亦宜乎

鳧鷖散亂棹謳發 洙曰班固西都賦鳥則鳧鷖鴻鴇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又擢女謳鼓吹震漢武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

絲管啁啾空翠來 趙曰公使漢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也啁竹包切說文啁嘐也又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棹歌發則宣矣故鳧鷖驚而散亂空翠來則晴矣故絲管乾而啁啾

沈𥫗續蔓深莫測

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朱曰詩蒹葭宛在水中央楊子渤海之島。蘇
曰按述文東海之別有渤澥故來與海共稱渤海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
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朱曰木玄虛海賦中沖融沆瀁船舷暝戛雲
際寺舷胡田切暝莫定切。朱曰宋謝靈運石門山巖上宿詩暝還雲際宿孫綽山銘飛宇雲際郭璞江賦詠採菱以扣舷
舷脣也水面月出藍田關趙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船舷之戛
可聞於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皆以狀之廣大矣然此舊注引謝靈運詩暝還雲際宿以其字相犯便妄引以惑李
者此時驪龍亦吐珠朱曰莊子列御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葦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
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
而寤子爲齏粉矣馮夷擊鼓群龍趨朱曰謝惠連雪賦馮夷剖蚌列明珠注馮夷河伯也曹子
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大人賦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釋文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

僚鄉閭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又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湘妃漢女出歌舞

朱曰曹子建神女賦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鄭玄曰舜二妃堯女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反自沉湘而死故曰湘妃漢女漢上游女

金支翠旗光有無

朱曰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豔也文穎曰析羽為旌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蘇羽葆以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瓚說是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梁元帝檄文集翠亂之旗北齊祖孝徵翠旗臨塞道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朱曰漢郊祀歌靈之車結玄雲靈之來先以雨九歌云雲容容兮在下又東風飄兮神靈雨○趙曰蒼茫荒寂之貌已具前篇舊注引歌靈之車來沉而非是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朱曰漢武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趙曰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謂之哀樂何其多則此一日之間仍至以災災地黯黲而愁既而晴無氣埃則可以縱游而樂也○明曰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詩家體格其抑揚頓挫大槩若此首敘龍作鬧吞之可憂中敘鳧鷺菱荷與夫湘妃漢女之樂末嘆哀樂相半故曰向來哀樂何其多凡遣辭命意常以此為法也

渼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明日六月此臺獨冷以水氣逼人也）蒹葭離披

去天水相與永（洙曰謝靈運云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趙曰詩蒹葭蒼蒼其物則陂岸有之矣易有天與水違行訟相與字多矣如長笛賦乃相與集乎其庭）懷新目似擊（洙曰謝靈運詩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莊子田子方稱仲尼見溫伯雪子自擊而道存）接要（一作接遝。鄭曰要於消切）心已領（洙曰陶潛詩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仿像識鮫人（洙曰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其人能泣珠仿賦仿像其色又其琨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潁濮鮫人構館乎懸流曹植弄珠蚌戲鮫人）空濛辨魚艇（洙曰廣雅曰舸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趙曰鮫人南海之外有之泣則成珠言織綃仿像識鮫人言其深居若有鮫人在其中也空蒙出謝玄暉朝雨詩空濛如薄霧言若無而空若有而濛也蒙即濛字）錯磨終南翠

顛倒白閣影（洙曰終南白閣並山名終南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儲六關中記曰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故曰中南毛詩亦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福地記云其山東接

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諸山周回數百里名曰福地辛氏三秦記長安西可二百里南山

石室名曰地肺可避洪水秦時四皓亦隱於此山 **崷崒增光輝** 洙曰一作隱西都賦巖峻崷崒○鄭曰崷

自秋切山峻皃 **乘陵惜俄頃** 洙曰謝靈運詩恒充俄頃用 **勞生愧嚴鄭** 洙曰嚴陵

鄭子真也嵇叔夜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蘇曰嵇中散勞生蹤跡甚遠嚴陵子真耶○修可曰嚴其真久幽不改其操鄭

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 **外物慕張邴** 洙曰張良邴原也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趙曰

張良貴極願弃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脩 **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鼃黽** 鄭曰上烏

蝸切下音泯○趙曰重漢世不我知而輕驊騮之駿則欲隱居於陂上焉○倪曰范蠡曰吾先君魚鼈之與處其鼃黽之與同渚公

詩句之意謂此 **知歸俗可忽取適** 一作足 **事莫並** 趙曰言知所歸宿則出俗可忽

取適於己則凡事無可得而兼 **身退豈待官** 洙曰謝靈運辭病豈多秩謝病不待年 **老來苦**

便靜 趙曰蓋言身欲求退不必待於為官之後舊註引謝病不待年混亂之矣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便靜字出謝

靈運云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便音平聲 **況資菱芡足** 鄭曰芡巨險切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

之雞頭北燕謂之之茯青徐淮泗謂之芡茯茯茯營隻切 庶結芽茨迥 鄭曰茨疾資切 從此具

扁舟彌年逐清景 趙曰菱芰角也芡雞頭也皆陂中可食之物也范蠡乘扁舟泛五湖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希聲曰巴閬蜀中二州也巴閬間山多險阻故云云 安知

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余曰張華博物志曰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呈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枕帶巴

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 洙曰堯比屋可封 皇天不無意

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孰清源多衆魚

遠岸富喬木 鄭曰郭元澤近含溪岸右礦石可坐且兼喬木蔽日時曳復投竿不知塵事 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

散靈衣 洙曰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𡶩睨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

昔（趙曰左傳非所祭而祭名曰淫祀）非唯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

傷極目（朱曰楚辭目極千里傷春心）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朱曰沈休文纓佩空爲忝江海身多違古詩蟋蟀傷局促〇消日漢景帝局促效轅下駒）駐馬問漁舟躊躇慰

羈束（蘇曰邢元駙馬泣江中借問漁舟客征戍何時停我亦卜杜宅〇師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皆神徼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則云干戈浩茫茫地僻傷孤目尚保不得騁之貌漁舟從從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甫謂平生有江湖之興分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羈者也）

萬丈潭（同谷縣作）

青溪合冥莫神物有顯晦（趙曰謝莊詩青溪如委黛神物指言龍也有顯有晦許慎所謂能幽能明者也晉劉琨賦曰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龍依積水蟠窟壓（一作

厭
萬丈內洙曰天台賦臨萬丈之絕冥張景陽流澗萬餘丈路步凌垠塄洙曰西京賦乘巫圖之
中前後无有垠塄淮南子出於無垠塄之門踰湶六切塄逆各切側身下煙霄前臨洪濤
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
無洙曰顏延年踐華因削成倒影垂澹瀩洙曰一作賴天台賦羿或倒影於重溟○蒼舒曰右欣前漢郊
祀谷永曰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乘輿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注如淳曰在日月
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鄭曰瀩徒對反澹淹也水帶沙往來貌黑知洙曰一作又如灣漈底洙曰瀩音保
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洙曰
一作帳幄洙曰陸士衡密葉成翠幄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蔭檉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寒
木壘旌旆修可曰康樂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
瀨鄭曰嵌口銜切造幽無人境洙曰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發興自我輩告
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閑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

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洙曰雨一作雲）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洙曰謝靈運詩對嶺林迴溪）誰謂築居小（洙曰謝靈運詩躡險築幽居）未盡喬木西（洙曰詩南有喬木）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凄練練峯上雪（馬曰練練白貌也）纖纖雲表霓兒童戲左右岸（洙曰岸一云峯一云兒童戲左右謝靈運海鷗戲春岸○趙曰上言西山峯上之雪承秋色之後而言等則西山謂之雪山江淹麗色賦云色練練而欲奪鄴書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師曰童戲甫之子宗文宗武也）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洙曰謝靈運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趙曰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罾罟多魚亂於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乃是畢罻之形也以言兒戲至乃攜網罟畢弋以取魚鳥○師曰恐小兒之迷途道故指揮之）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一作迹）（趙曰龍陽君以得魚棄前魚爲

恩奪而泣者也公因目前有事起意以雖小兒猶知好新而厭故也○師曰開元中物賤今兵火以來百物踴貴與向者已嘆異矣

吾村靄暝姿趙曰言日已黑矣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洙曰沈休文蕭條何所欲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蘇曰庾裴遇溫水見孟嘉問曰何適嘉曰欲歸東城濁酒任歌變遊拔耳裴曰今狼虎滿野鼓鼙聲多我輩無措手足矣右詩云暮出城京路鼓鼙愁殺人○希曰此言濁酒幸自初熟可以俱宜婆娑村之典況東城之多鼓鼙手濁醪出魏都賦清酤如濟濁醪如何○師曰東城多鼓鼙言祿山亂范陽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月明可把洙曰艷歌行云水清石自見○趙曰水之清淺而石可見也詩白石鑿鑿水中有行車洙曰華陽風俗錄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有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民可涉故中有行車甫有宅在焉秋夏忽泛溢豈唯入吾廬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陶潛吾亦愛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鼈與魚洙曰七發說濤

云其勢旅仰奔起也六駕蛟龍附從大白又云攢累之極魚鱉遁失勢。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名半其躰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曾是失勢者謂之狼狽。師曰蛟龍喻君子魚鱉黿喻小人

兹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 趙曰跬音丘弭反舉一足也與蹞同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達曰半步曰跬

前有深填淤 衣庶切。出曰前漢溝洫志云填淤反壤之害顏師古曰填淤謂壅泥也。師曰君子避險而止此喻亂出之消也

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 蘇曰牀滿亂發從歸中途與凡牀書曰散蹣網蜘蛛凡 案蒙塵床書散亂鄰里零替凋然不聊生意

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闇晚憩及村墟 趙曰言晝日遊戲都市晚必憩意於村墟村墟指言草堂也

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 洙曰見巳從招提遊往。招提佛寺也西天謂寺為招提 趙曰踈散連草莽 洙曰景帝紀滋爲草莽草稠曰莽象曰莽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一作依

門。見海眼趙曰成都記云石笋之下是海眼。孫曰成都府城西門外道傍有石笋蜀人言天以鎮海眼北泉從石中而出亦如海眼天畔滎水府歐曰小說閬州爲中源水府。修可曰張績南征賦曾潭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爲雲雨洙曰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太山之雲也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舒一作勝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蘂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洙曰嵇康書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黃曰神農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日華子云黃精九蒸九曝食之駐顏。泰曰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眞誥云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後乘雲升天今在方諸飌室爲上仙。趙曰鑿井自山頭至山下皆石而已不能窮盡至有十處也鑿井之難如此而得泉服爲可羨

佛經每以牛乳供僧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洙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塘爭一門（洙曰瞿塘三峽之門）朝宗人共挹（洙曰禹貢江漢朝宗于海）盜賊爾誰尊（洙曰言水之歸海如人之奉君勢不可移也彼盜賊者皆背水之不若爾。趙曰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人以其朝宗所共挹取若盜賊者敢犯順爲不義將欲使誰尊爾乎舊注謂盜賊皆背水之不若失詩本意）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師曰唐子輿字洛師父域出守巴西而卒子輿奉喪歸巴東有淫滪石高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馬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安流而行古樂府又作淫豫南史又作瞿塘不知孰是世錄云猿緣蘿垂而飲水）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趙曰言波浪飛翻而流去歸心飛翻未便得往）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洙曰一作深。趙曰言水之必東）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

也

聲驅灩澦深 一作沈 未辭添霧雨 趙曰江海不讓衆流以爲大雖霧雨之微亦可添益其流 接上遇 洙曰一作過 衣襟 趙曰舟中之人接於其人則先經過於衣襟間也此是微雨而作實其其事耳

瞿塘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 趙曰兩面壁立而高插天穿水忽雲根 趙曰雲根亦以言石傳云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其後唐人多使雲根字以名石 猱玃鬚髯古 對曰玃俱縛切搏也 蛟龍窟宅尊 洙曰江賦琨奇之所窟宅 羲和冬馭 洙曰一作騣 近 洙曰天台賦羲和亭午 愁畏日車翻 趙曰淮南子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之馭公以山之高故日去之近然冬日景短故畏其車翻去李尤歌曰安得猛士翻日車

瞿塘懷古 新添

鄭曰寰宇記夔州瞿塘在州東一里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洙曰蜀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自後爲重鎮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洙曰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陶鈞力大哉

灔澦堆

巨石水中央洙曰蒹葭宛在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洙曰楚俗所以禱雨必沉牛以荅神貺如馬戒舟航洙曰世說灔澦如馬瞿塘莫下言其險絶○蘇曰三巴錄灔澦如象舟船莫上灔澦如馬舟船莫下長年三老常以此候之張華詩云象馬誠可驗波神亦露機永叔以爲絶唱有飽蓄之法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洙曰莊子繕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宋曰袁盎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也○趙曰干戈之來解纜之危二者相連可不慎乎

灔澦

灔澦既没孤根深朱曰灔澦如馬瞿塘莫下灔澦如象瞿塘莫上此峽人以灔澦為水候也既没則尤張不可下矣○夢符曰右按古樂府灔澦作淫預其詞曰淫預大如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西來水多愁太陰朱曰言陰氣大盛也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詞迴首朱曰海賦孖人魚子江賦蘆人漁子○趙曰龍吟未必可聞而水之深請想其如此矣佑客胡商淚滿襟蘇曰南海有烈婦夫戰死行哀水畔胡商賈客見之皆泣下遂投水而死今有廟焉劉非熊作記予親見灔澦○趙曰以水之冷漲不行則滯留行則息慮忽傾沉之患此所以泣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朱曰一作擲○鄭曰橫戶孟切不以理也黃金朱曰蜀都家有鹽井之泉

渡江

春江不可渡蘇曰河記曰春江桃花泛漲吾弟舟重不可迅速渡恐風浪驚駕兒女輩二月已風濤朱曰顏延年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荑○尹曰顏詩正此之謂也舟楫欹斜疾朱曰一作其

魚龍偃臥高趙曰以水漲為使也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趙曰非時白花如素錦而已着一兼字可非見其意古詩青袍似春草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洙曰見一作居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新添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洙曰見直氣森噴薄注萬井逼舂容趙曰記注舂容謂重繫鐘也今公借言水若擊鐘之狀霄漢愁高鳥黃曰鳥愁言不得其食泥沙困老龍蘇曰吳虞老龍失勢暫困泥沙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胷

又一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趙曰列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

州爲接情人飲朝來减片愁

又呈竇使君 新添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盃酒踟蹰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江漲

江發蠻夷漲（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洙曰海賦又以地軸挺拔而爭迴）高浪蹴天浮（洙曰海賦浮天無岸游仙詩高浪駕蓬萊）魚鼈

爲人得蛟龍不自謀（洙曰七發橫暴之極魚鼈失勢）輕帆好去便吾道

付滄洲（洙曰公以道之不行故有乘桴之意）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蘇曰李栩居涇水上讀書謝絶賓客一日漲張兒童報曰）

急流至朔怡然自若整卷几上書徐徐而出人皆服其量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趙云鮑明遠詩倚杖牧雞豚細動迎風鷺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

易按洙曰汝一作拔船頭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洙曰老子江海為百谷王閒道洪河拆

遥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洙曰謂當職司水之官郡國訴嗷嗷洙曰嗷嗷聲也舍弟卑棲邑洙曰仇覽爲主簿人謂之棲鸞爲於荊棘言位職卑下防川領簿

曹洙曰堤防也尺書前日至洙曰韓信傳咫尺之書版築不時操洙曰以版築夾土而築也書得傅說於版築之間難假黿鼉力洙曰江淹方駕以黿鼉爲梁○趙曰以謂无是物爲橋梁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比黿鼉以爲橋梁舊注所引不知本始空瞻烏鵲毛

洙曰淮南子烏鵲塡河 燕南吹畎畝齊上沒蓬蒿 洙曰泛溢至於燕南濟上皆漂沒也
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皐 洙曰泛溢故螺蚌在陸蛟螭在齊胥溪 徐關深水
府碣石小秋毫 洙曰徐關碣石皆地名書碣石入于海○張天覺曰徐關盡成水府碣石山爲水所沒其
細如秋毫 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洙曰一作雲 趙曰白屋已漂矣唯孤樹存焉下向
言万艘乘張諫去於青天長遠之間須刻之中約莫之若失矣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
洙曰山海經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趙曰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涉川望之
也 倚賴 洙曰一作却 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洙曰龍伯国大人一釣六鼇○趙曰
列子言龍伯之國人一舉釣六鼇○師曰甫意以此職司大手又能治河邑之所恃賴也故云云

天池

天池馬不到 洙曰天池山上池也 嵐壁鳥纔通 鄭曰宋玉望舟詩嵐壁立萬仞鳥逕人莫
通 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 洙曰楚辭眇視曰層波詩白石粼粼 鬱紆騰

秀氣（洙曰陸士衡紛藹蔚游子情）蕭瑟浸寒空。青對巫山出（洙曰一作峽）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趙曰言其所有之最遠）菱芡古今同（洙曰一作豐）。聞道奔雷黑（趙曰選賦有云電激雷奔）初看浴日紅（洙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飄零神女雨（洙曰高唐賦暮爲行雨）斷續楚王風（洙曰宋玉賦楚襄王游於雲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豆曰文選風賦雲臺作蘭臺）。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洙曰見自然獻寶朝何宗）。九秋驚鴈序（洙曰曹子建冊啓含九秋南都結九秋之增傷）萬里狎漁翁（洙曰一作樵童○蘇曰黃覇休官求隱人問其故覇曰吾欲挐輕舟適浩蕩狎漁翁與鷗尔）。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趙曰公自言其身以引末句雖无人之處可以下居其誅鉏草茅之勞任責於纖薄之躬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洙曰吳志孫權傳注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諸葛瑾傳注吳錄曰曹操圖朱

然於江陵瑾以大兵救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眞等退走瑾乃全師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花叢笑不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趙曰言爲新知之所要也楚詞云樂莫樂於新相知南征且未迴洙曰宋玉招魂汨吾南征至平離騷曰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辭

都邑

古詩二首　律詩三十五首

閬山歌

鄭曰閬音浪

閬州城東靈山洙曰一云雪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洙曰靈山玉臺皆閬山景也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一作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趙曰此言靈山玉臺也潘岳云日武詠右等壽嵩華中原格鬬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洙曰兩相鬬曰格鬬

○師曰嶽山玉臺皆閬州風景五岳西曰華山中曰嵩山凡名山大川逼祢之州扶持此山雖不與五岳之數安知凝神不會於是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趙曰使謝安石內集問諸子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石黛碧玉相因依 正憐日破浪花出 趙曰阮籍寒鳥相因依日出正照水 更復春從沙際歸 趙曰賈昶雜詞云春逍遙柳歸也 巴童蕩槳欹側過 薛曰古按篦韻槳䊸屬蜀○趙曰所以搖䊸之歟古歌云艇子打兩槳者扶兩䊸而來也 水雞銜魚來去飛 閬中勝事可腸斷 蘇曰劉表曰故鄉勝事使人臨風對月回腸欲斷 閬州城南天下稀 洙曰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師曰地里志閬州閬中郡城臨閬水却據連崗因嘉陵江源出散關而谷流于閬其山水之色遠視如黛黑玉之依日照浪花春媚沙際殊可人意巴人善操舟嘉陵出美魚詩所謂南有嘉魚是也水雞銜魚來去飛蓋言魚多也城南有曰屏山錯麗如錦屏號為天下第一故云閬州城南天下稀本朝前輩嘗

詠福唐詩云曉角吹殘十二枚春風樓閣酒旗飛杜陵未識三山好卻道閩城天下稀蓋閩蜀同風故也

建都十二韻

彥輔曰建都以蜀爲南京也置尹比二京○鮑曰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公年五十一在成都建卯月辛亥建五都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故有是詩

蒼生未蘇息 洙曰蒼生百姓也書海隅蒼生未蘇息言尚困于盜賊 胡馬半乾坤 洙曰半天下也 議在雲臺上 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 誰扶黃屋尊 洙曰黃屋天子車蓋此指言詭爲安王宝者 建都分魏闕 下詔闢荊門 恐失東人望 其如西極存 洙曰東人謂關中父老也時明皇在蜀故云西極 時危當雪恥 洙曰洗雪世恥国恥也孟子梁惠王曰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洗之 計大豈輕論 雖倚三階正 洙曰東方朔傳云願陳泰階六符應劭曰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天下大安 終愁萬國翻 洙曰翻謂翻覆也 牽裾恨不死 洙曰魏文帝欲遷冀州上以實河南辛毗

諫帝不荅而悲咷引其流漏網辱殊恩注曰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永負漢庭

哭注曰賈誼傳可為慟哭遷憐湘水魄注曰屈原沉湘竊笑客江劒隨亭

有田園風斷青蒲卸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

久一作遠一作昏昏注曰穰穰衆多皃言衣冠雖多不濟危難故曰空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為利往願枉

一作唯駐長安日光暉照北原

江陵望幸

注曰望車駕臨幸也時大駕在蜀

雄都元壯麗注曰曹子建壯哉佳麗殊百城高紀上見宮室壯麗怒蕭何曰非壯麗不足重威望

幸歘威神注曰魯靈光殿賦景福乎帝宅之威神又云彰聖主之威神甘泉賦配帝宮之懸圃兮象太一之威神。

趙曰歘然年車駕幸京口云望幸須五州注歘音許勿反注云有所吹起也地利西通蜀趙曰江自西而

來所車所通故謂之西江天文北照秦定功曰謂長安在删者之比風煙含越鳥注曰

謝玄暉詩風烟有鳥路江漢限无梁古詩越鳥巢南枝

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洙曰顏延年車駕幸京口詩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又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周王駕謂穆王滿）終期漢武巡（洙曰漢武行幸郊幸汾陰祭陽還至洛陽瞻望河洛巡狩潁州）甲兵分聖旨（蘇曰羊祜得聖旨來分甲兵西北防秋口敕曰言車駕之出則禁兵隨衛）居守付宗臣（洙曰蕭何漢之宗臣左傳君行則居守○蘇曰趙勝大事付宗臣議論）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洙曰宸江南賊猶有雲臺之仗涸鱗庶餘波期救涸注莊子車轍中有鮒魚）

峽隘

聞說江陵府（洙曰荊州也）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趙曰言江陵府以水言之船在遠在湖遠之樹而所謂欲往江陵之人其船今在何處乃公自言也）青山若在眼却望峽中天（趙曰昔巫之青山在眼仰望峽中之天矣意謂峽山兩立才能見其天也已）

秦州雜詩十七首

右仁曰同作二十首二首見寺觀門一首見馬門○鄭曰寰宇記魏初分隴右為秦州○師曰甫論房琯事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去客秦州遂有此作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師曰因亂有此遊也遲迴度隴怯鄭曰十道志隴州有隴山浩蕩及洙曰一作入關愁水落魚龍夜洙曰秦有魚龍川○蘇曰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鱗鬐之形鱗鬐皆具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頹塞久而上凝為石遂留形迹耳此詩正謂隴川也○沈曰太平御覽載水經注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謂是水為魚龍水山空鳥鼠秋洙曰禹貢所謂鳥鼠同穴者是矣鳥鼠谷名○鄭曰孔安國注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洙曰別賦心折骨驚○蘇曰王戎非吾官須在此淹留欲想故園風物矣心將淹○趙曰時有吐蕃之亂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洙曰同谷縣名流沙地名○鄭曰寰宇記成州禹貢梁州之域

古西夷地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流沙西域地降虜兼千帳鄭曰降胡江切居人有萬

家馬驕珠汗落趙曰傅玄乘輿馬賦流汗如珠胡舞白蹄斜洙曰蹄一作題○夢

符曰右按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年少

臨洮子鄭曰洮徒刀切○洙曰一作至臨洮郡名西來亦自誇師曰臨洮通羌胡其人驍勇善

戰頗隨王師擊賊故云云

鼓角緣邊郡趙曰此篇詠鼓角也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彥輔

曰殷盛也風散入雲悲趙曰言當秋欲近之景則聞鼓角為可傷矣抱葉寒蟬靜

歸山獨鳥遲蘇曰古詩有久白鳥背山遲有歸林孤鳥遲何遜祖老鳥山林遲工部頗得換骨法○逸曰獨鳥

失羣之鳥甫自喻也萬方洙曰一作年聲一槩趙曰時東有安史之亂西有吐蕃之擾故曰聲一槩吾

道竟何之洙曰戎馬之際天下皆有鼓角聲人方以武事為急吾道何所施○蘇曰盧玄萬方鼙鼓之聲一槩吾道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吾子何之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 趙曰言用兵以禦吐蕃也使蘇武持漢節事言通使於吐蕃亦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 舊許曰右仆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也○趙曰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鄭曰金微隴右地名

士苦形骸黑 趙曰言士卒勞苦之故 旌疎鳥獸稀 趙曰旌字一本作林

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洙曰鄴城史思明所據恨解圍者言士苦於征戍而恨賊之未平也○趙曰西山戍既苦吐蕃之戰而鄴城史賊猶未平則戍役疲於往所以恨也一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 一作石 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蓋亦後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田曰齊地記曰齊地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師曰公不夜蓋取月明如晝也

屬國歸何晚 洙曰蘇武歸漢為典屬國 樓蘭斬未還 洙曰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介子特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以自效此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

煙塵一 洙曰作獨 長望衰颯正摧顏 洙曰一作雁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 洙曰張騫尋河源○趙曰時遣使吐蕃云尋源使則借張騫以為官

牽牛去幾許 洙曰博物志昔有人乘查泛河忽忽不知晝夜至一處多見織女有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某日客星犯牛女 宛馬至今來 洙曰見宛馬物肥春皆宿注○遂曰兆馬每入貢皆牧養于此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 洙曰時幽燕在賊境郡國未安寧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洙曰士多死云哀慣氣形於羌笛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洙曰叢篁低地為柳半天是亦倣君子沉下位也公之命意多有如此者○趙曰此賓道其景非譏消也○師曰竹有節喻君子柳質柔喻綠秋先零喻小人 稠疊多幽事 洙曰稠疊猶重疊○蘇曰閑然幽居有來事亦稠疊眼前見女媧人

喧呼閲使星 洙曰時亂民喜見使者故喧呼晉志流星天使後漢李郃指使星以視二使○趙曰此言往來使上番者 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 趙曰老夫若有此亭景則如在郊坰矣

雲氣接崑崙 蘇曰黄河記云雲氣沿漫遠接崑崙 涔涔塞雨繁 鄭曰涔組瀞 羌童看渭水 趙曰言吐蕃之兵窺覦渭水 使客向河源 洙曰張騫奉使西域尋黄河源○師

日北句甫自比也

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風洙曰一作雲低黃鵠翅垂雨蒼詩曰右散文逝黃鵠一遠則千里顧徘徊蒼鷹飢啄泥洙曰亦自傷也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洙曰薊門指安史言收復燕薊者誰也征西則指言討吐蕃漢有征西將軍不意書生耳薛曰御史欲發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欲與白面書生謀事何由濟臨衰厭洙曰一作見鼓鼙洙曰後漢皆有征西將軍〇鄭曰鼙步迷切正作鼓耳

萬古仇池穴鄭曰在成州潛通小有天洙曰世說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〇蘇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石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〇趙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〇修可曰引茅君傳大天之內有地中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回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洙曰仙經有福地鎮地皆以名山或

洞府爲之。夢符曰右按道書有二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負浩門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福地履之者萬万知之者无一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卯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栖金陵之福地也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師曰甫有卜居之意故云云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洙曰一云塞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洙曰見遂令阮籍猖狂注龐公隱不還洙曰見昔者龐德公注

東柯遂洙曰一作欣疎懶洙曰東柯上詩所謂東柯谷者是也休鑷鬢毛班師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於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太翁帝笑入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日邀雙鳥覺範曰落日喻暮年邀双鳥言欲與妻子隱於此晴天卷洙曰一作養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洙曰鮑照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決漭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蘇曰公由過友人舍問其墻低友人曰使山雲易度耳鸕鷀窺淺井鄭曰水鳥不小注口以貝繳正作鷲上落胡下疾之切。師曰喻細民飢而近食蚯蚓上深堂洙曰深一作高鸕鷀窺淺井與食也蚯蚓上深堂言至大也。蘇曰龐嚴亂後歸鄉時餓與火建終慎者皆聚細於高堂而歎曰何蚯蚓上此矣蓋譏小人得志也。趙曰以積雨以陰而然也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蘇曰守劬守志讀書不隨鄉曲簞瓢自樂門庭草數尺長擬文帝雨徵不起世目為蒿萊顏回。趙曰蒔使張仲蔚所居蓬蒿蒲門寂无車馬事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趙曰公自謂也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洙曰江淹恨賦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代雲寡色又秋日蕭索浮雲无光蔡琰詩析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霧慓寥警急烽常報薛曰右按前漢書長安匈奴大入烽火通於甘泉傳聞檄屢飛洙曰鮑明遠詩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師曰說文曰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召也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

繲羽謂之羽檄西戎外甥國洙曰為向主也○葛酙曰右按唐書景龍四年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元
年肅宗以幼女寧国公主下降回紇爾雅曰妻之父為外舅郭璞
曰謂我舅者謂之甥然則亦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
也唐書贊普遣名悉蹋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何得近天威洙曰近一作迮天子之威也左傳王賜齊
侯胙命无下拜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晉曰鳳林魚海皆地名候火雲峯峻
洙曰烽候之火夏雲多奇峯懸軍幕井乾洙曰懸軍謂路險阻懸之使下也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幕一作
暮○裴衍曰右按周官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縣壺以
序聚欜易曰井收勿幕精曰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
勿遮幕之今公言軍旅飲井者數而所幕之井乾其懸示軍中之器以表出井也風連西極動月過
北庭寒故老思飛將洙曰李廣飛將何時議築壇洙曰漢祖築壇拜韓信爲
大將○師曰甫思得大將如信者出焉

唐堯真自聖趙曰謂肅宗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讜不開甫譏言以託諷也野老復何知

洙曰莊子所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趙曰公自謂也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縣曰李令范表内無應門五尺之童世說荀淑使叔明應門慈明行酒○師曰應音因當門戶幸有兒子藏書聞禹穴洙曰司馬遷年十歲誦古文二十四而南游江淮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趙曰言禹穴藏書也讀記憶仇池憶一作悟○蘇曰許靖過仇池樹下有埤靖駐馬一睹無遺人皆備賞塗上為有詩云有客遠方來遺我漏蓬車危豐酌松醪呼兒且仾筆詞語請氷霜書如鸞鳳立爲報鴛行舊趙曰循言平日同遊亦皆之人鷦鷯在一枝見卑棲但一枝注○趙曰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韓曰父之執友皆在鵷行想其子必有所託故云云

龍門

洙曰在洛陽之南遠望雙闕對峙如門然鄭曰何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十八里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曾華曰驛樹言驛道兩畔之樹也氣色皇居近洙曰東都也○曾曰言近洛邑也金銀佛寺開洙曰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洪覺範曰此句蓋謂龍門山有奉先寺佛地有金世界銀世界往還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

征途上生涯盡幾回趙曰在龍門閲視征行之人盡此生涯能幾

夔州歌十絶句一首見陵廟門

中巴之東巴東山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江水開闢流

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洙曰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夔州險過百

牢關洙曰南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圓銅梁於岩渠內函要害以膏腴○蘇曰辛雎曰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越○趙曰瞿塘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山○師曰說者以子美有上牢下牢修水關之句謂瞿塘之險倍百於上牢下牢之關此說非也圖經云百牢關孔明所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沮口化險玉樹山下傍臨白馬河東自梁洋北自武興西入金牛三泉皆此河以濟河之西南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嶮冢漢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緣江乃入金牛益昌路也雖不甚險而爲入川之隘口此瞿唐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固有間矣

白帝夔州各異城洙曰公孫述自稱白帝故夔有白帝城○蘇曰風俗記曰白帝城據百牢至夔州千里

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蘇曰武侯曰英雄鼎立割據土

彊識非天意。趙曰言公孫之與劉豈天容其割據乎霸王并吞在物情

羣雄競起問前朝趙曰指言已前之代也王者無外見今朝洙曰公羊

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弟也東都號子洗識函谷之可閉不知王者之無外比討漁

陽結怨恨洙曰漁陽祿山舊薊。趙曰祿山以兇恨起兵於漁陽元聽舜日舊簫韶

趙曰此明皇時太平爲虞舜之日時明皇寵幸祿山每與之宴未嘗不奏霓裳之曲此句含蓄美中有刺如此

赤甲白鹽俱刺天鄭曰刺七迹切。洙曰南都賦森尊尊而刺天。蘇曰裴綜曰白鹽崢空赤甲刺天

峽很匈湧鳥道盤紆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洙曰蜀都

賦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西京雜記中南山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叢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

之丹青樹也。蘇曰阮季行南隸上曰紅楓綠橘如丹青相合複道重樓錦繡懸趙曰言其華麗

瀼東瀼西一萬家孫曰瀼奴朗切夔有澗水出於山谷之間謂之瀼溪人居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蕊趙曰魏王粲白鶴賦云食靈岳之瓊

藥相趂凫鷖入漿牙 朱曰其草則蔣蒲段文云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修可曰夔有平田号青苗陂 晴

浴狎鷗分處處 朱曰孫綽詩狎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趙曰狎鷗言可狎之鷗也列子海上有人狎鷗

是之 雨隨神女下朝朝 洙曰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謌

裏 朱曰峽人謂操舟以爲長年三老○師曰峽人以梢頭把篙相水道者曰長年正梢者三老 白晝攤錢

高浪中 田曰梁冀傳能意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趙曰蜀人賭錢之名

憶昔咸陽都市合 趙曰指長安也 山水之圖張賣時 薛曰郊秀才過

巫峽愛十二峯立馬久之實曰吾昔嘗賣山水圖疑其女粧景色今日親見勝彼蜀十八九矣 巫峽曾經寶

屏見楚宮猶對碧峯疑 趙曰言昔畫圖上見楚宮今對碧峯雖由疑是畫所見之畫圖也

閬風玄圃與蓬壺 鄭曰酈元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一曰閬風一曰玄圃 中有高堂

天下無 洙曰南都賦岂爲無以後闐風不能踰○趙曰其上臺觀皆金玉故曰天下無 借問夔州

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 洙曰一作閒 西南控百蠻 洙曰施黔五溪之亦蠻也 城欹連

粉堞 鄭曰達協切城上垣 岸斷更青山 開闢當 洙曰一作多 天險 洙曰天設之險也言險因開闢而後通耳

防隅一水關 洙曰峽口有關鎖斷以鐵鏁 亂離聞鼓角

秋氣動衰顏 趙曰以身逢亂離聞鼓角声所以感動衰顏也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 洙曰當公孫述劉備之際夔為要衝○趙曰皆以英雄而割據一隅也 蘆花留客晚楓樹坐

猿深疲苶煩親故 鄭曰苶乃結切○蘇曰麻緗隱居終南山不仕常有親知見緗緗曰疲苶之人何須親故往來存問

諸侯數賜金 劉曰數色角切○洙曰言多得諸侯贈遺也○蒼君詩曰主人中丞頻分明降○

趙曰公自注云主人柘中丞頻分明虔摩盍節度古諸侯也因言諸侯所貽之金得辭賜金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斂側多黃草生虎豹賢之故云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趙曰舊作少人稀惟蔡伯世本作人行稀是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蜀中矣言水行之船不歸陸行之人稀少此所以致疑道路之梗塞也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鮑曰崔寧之亂郭英乂犯寧家寧遂之是也以大義責之則寧以偏裨逐大將非也○趙曰望秦中之驛使則無消息聞蜀道之兵戈或是或非未敢以科也蔡伯世曰是時蜀中多故冬日詩公自注曰傳聞軍官自閬晉遂可見之矣萬里秋風吹錦水洙曰成都記濯錦江秦相張儀所作笮橋東下流水舊錦里勝基址由在此濯錦即鮮明它水不得大卑公渚而關之堅其岸而踈大之隥而陽之水居者以虹橋跨冰綠昼相鮮笙歌之樂恍若天外之意也○趙曰因蜀道之兵戈而起思秋風言万里橋之秋風也錦水正在其下誰家別淚濕羅衣洙曰古詩被服羅衣裳○蘇曰王逍閒㸃詩空閨少婦聽別淚兩羅衣○趙曰言行兵出戍與夫避難逃

禍者爲有離別矣莫愁劍閣終堪據洙曰張孟陽劍閣銘曰興實在德嶮亦難持○蘇曰姜維曰劍閣堪據實蜀路要之處閣道松州已被圍洙曰松州在西山吐番之南鄙也○蘇曰梁元帝解松州之圍○趙曰勿謂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閣之內已有圍之者矣此所以戒守士之臣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趙曰公在夔而云南楚則夔在戰国爲楚也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洙曰蔡澤曰吾躍馬食肉四十年亦足矣不是故離羣蘇曰公自言適楚本避地而已非離羣也○趙曰言官在身而在諸人之間則必騎馬今也杖藜而蜀住乃放獷所然不是故離羣也○師曰南地與北異冬反暖春寒故有春異暄寒之語杖藜貧賤也躍馬富貴也子美避地而甘於貧賤非故意離羣乃不得已也○余曰邵氏聞見錄子美詩不具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声記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去声力智反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

南極

南極青山衆 趙曰南極星名老人之南極也晉天文志南極在井柳之中正是南方之星故云於夔州詩可用矣

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 洙曰顏延年詩推淬征戍勤又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曹顏遠落落卉木疎

歲月蛇常見 蘇曰景一至〻〻蛇見不蟄乃啟入今失時

風颷虎忽閒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 洙曰宣十二年專守陴者皆哭注陴城上睥睨也○鄭曰睥匹詣切睨研計切城上女牆柝撻各切○趙曰睥睨城上小城也登哀柝指言白帝城上之事有屯戍故也

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 尹曰南史何敬容傳謝郁作書戒之曰召侯已得瞻覲朝夕出入禁門醉尉終不敢訶矣然不無其慚○趙曰左傳取蝥弧以登乃鄭之旗名也照夕曛則旗為日所照舊作矛孤無義

愁殺李將軍 洙曰李廣贖為庶人數与故潁陰侯孫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將軍也宿廣亭下○鄭曰李廣傳上言霸陵尉呵止廣而子美使醉尉字蓋出謝郁書云睥睨城上短牆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四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五

樓閣

古詩四首　　律詩三十五首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洙曰太宗子越王貞此題慶中爲綿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號○趙曰作者言其作綿州也）孤城西北起高樓（洙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碧瓦朱甍照城郭（趙曰神仙傳蔡少霞夢人記書新宮銘有云碧瓦鱗差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樓下長江百丈清（謝玄暉飛甍夾馳道）山頭落日半輪明（洙曰謝靈運遠峯隱半規又曰落月照曨曨趙曰李白言月曰峨眉山月半輪秋二公各盡半輪之語矣）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西閣曝日

凛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 洙曰負暄以背向日也。昱曰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有廣廈奧室綿纊狐狢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趙曰梁元帝纂要曰冬曰玄英亦曰玄冬 羲和流德澤 蘇曰緇絡貞謂友人曰荷羲和德澤之深友人大笑 顦頇愧倚薄 洙曰曹子建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歲不周倚薄見後注 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 洙曰沃若暖也如以湯沃然。趙曰上額頭見禮記月令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倚薄猶得靜者便倚薄附著之謂也 太陽信深仁衰氣欻有託 歌頌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木杪猿翩僊山顛鶴 洙曰敬祖連翩御飛鶴謝靈運仰看條上猿。趙曰翩僊輕舉兒 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 洙曰自古喪亂之世聖賢不得其所故蕭索也 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師曰負暄炙背也嗜好也羲和日御也顦頇北帝也倚薄謂陰氣迫人沃若暖兒歌頌謂長轉向日病脚藉暖氣煦之則易收猿鶴青門和則流離布散翩僊軒舉人生貴隨時之宜不必傷

今不如古昔古來聖賢遭喪亂之世亦皆蕭索失所豈獨甫乎何必憂世而至於心之弱也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日射芳甸 洙曰謝玄暉有雜英滿芳甸 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 蘇曰陶徵詩壁上挂酒壺客來實婢取對酒毬毬編朱黃似醉往王粲見之笑謂終日高聲曰今日空囊中得陶夫子二十顆明珠何退子孫不富貴其貴愛如此 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鄭曰數色角切

晚登瀼上堂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 趙曰文選賦向北風而開襟 繫馬林花動雉堞粉似雲 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費符曰右按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堞城墻馬面也文選鮑明遠蕪城曰以板築雉堞之盛并幹烽櫓之勤 山田麥無壠春氣

曉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蹤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洙曰時喪亂既久民困於賊後天子播遷未獲收復也○趙曰天子皇皇於勸讀不得垂衣拱手不必指言播遷舊注非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妻其望呂葛洙曰以世亂思得良臣如呂望諸葛者○趙曰可以有為於世而嘆其衰病也謝靈運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妻其魯直作陶淵明詩云妻其望諸葛蓋本於此不復夢周孔洙曰如周公孔子不可夢見矣又況得見之乎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洙曰老子所謂其人與骨皆朽矣是也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趙曰以況風塵昏蔽道路阻闊而不得即去也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師曰楚地有瀼東瀼西地高可以登眺故云頗免崖谷擁雉堞矮墻也麥元龍言爽茂與靜猶湧言無風而波逆節指祿山之亂渴垂拱謂未收復京城所思注東北甫以東北為寇所擾不能无憂思也深峽轉脩聳言困于楚峽不聞朝廷消息是以衰老自成病也郎官未為冗言不見用故思得賢俊如呂望諸葛周公孔子之佐出為國家經綸奈何斯人皆已朽矣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庶民惟星卿士惟月復數楚蜀

數居亂是以甫欲隨
鳥翅奮飛而去也

二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 南樓縱目初 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 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州○王禹偁曰海岱青徐皆與兗相接 孤嶂秦碑在 洙曰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諸王刻石頌德李斯作文 荒城魯殿餘 洙曰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云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丞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師曰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東樓

萬里流 洙曰一作行 沙道 洙曰流沙地名老子西涉流沙而不返 征西過此門 洙曰晉漢有征西將軍官○趙曰泛言西方之人出此西門耳一本作西征過此門義非 但添新戰骨 蘇曰去就數年相持邊疆沙場但添新戰骨不 不返舊征魂 洙曰一云但添流征戰骨不返死生魂 樓角

凌風迴遞城陰帶水長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趙曰時遣使歸叶蕃和借使張騫爲奉使尋河源事

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洙曰朝莫雲煙變化態度多端也○趙曰祖出楚辭思美人篇曰觀南人之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洙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後爲劉備屯戍之地改名曰永安○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爲此城衰邁久風塵公自言也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洙曰謂段子璋之徒未靖也○趙曰乃大曆元年崔旰之叛戰于梓州敗績舊注謂段子璋事乃在前年上元二年非是賦斂尚輸秦洙曰時國用不足多賦斂也不是煩形勝深慚畏損神趙曰不是嫌此山川之形勝而難上所慚者以畏懼而損我之神耳

白帝空祠廟洙曰公孫述廟述自號白帝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

捒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洙曰述始爲王莽導江卒正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爲帝號成家立十二年爲光武所誅後人將酒肉洙曰凡舟人往來皆祠之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慚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上白帝城

彥輔曰華陽國志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薨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中改曰永安先主章武元年也白帝城遂爲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中吳將全琮來攻不剋

城峻隨天壁趙曰天然自立之石壁也〇師曰天壁乃西方室壁之星言城之高與天壁相隨樓高更女牆洙曰壁信江詩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洲湖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岸社多喬木山城足迴樓徐激掛登闕起巖望注女牆也〇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江流思夏后洙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左傳劉子見河洛思禹功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風

至憶襄王洙曰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洙曰左太冲蜀都賦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
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
後漢公孫述字子陽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
述恃其地險衆附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
士衆多歸之遂立爲天子號成家昔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先
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
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
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
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年乎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洙曰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注
石屏風如壁○薛蒼曰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牀終日笑
傲或偃卧看山客至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鄭審司公名
其實山爲翠屏今人皆傳之嘗見人題詩
曰萬古嶄嶄立翠屏昔年不枉占佳名白谷會深遊急能

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蘇曰唐劉洞庭秋來橘柚欲孰酒賤魚肥吾漸放舟傲蕩君山湘川耳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洙曰陸機街巷紛漠漠謝玄暉詩生煙紛漠漠連連睥睨侵鄭曰上匹詣下研計切。趙曰睥睨城上女墻也侵則侵近亢之更長言其高也。師曰崔豹古今註女墻城上小墻言俾大墻之上如女之於夫也一名睥睨言於墻上睥睨人也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綺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趙曰所以御寒春歸待一金蘇曰王逸少春歸待子一金濟公負兒今束縑何用也客皆掀髯逸少自若時據礼以束縑贈故有是句。趙曰所以充費且以爲賞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洙曰詩祇攪我心。蘇曰宗壽春日出閶闔時風物明媚顧同行曰去年梅柳俱有春意弟妹天涯何由復得相聚惆悵久之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洙曰一作翼）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洙曰海賦神仙縹緲）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趙曰為張大之語以見樓之最高也）扶桑西枝封斷石（洙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趙曰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扶桑在東故望見其向西之枝且与斷石相對隔也）弱水東影隨長流（洙曰禹貢弱水既西又導弱水至於合黎○夢弼曰右按淮南子弱水自窮石至窮石在張掖北其水弱不能勝羽○趙曰蓬萊山下弱水也以弱水在東故言東影道書言蓬萊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是也）杖藜歎世者誰子（蘇曰黃晟曰子非杖藜歎世者也慮人孫子○趙曰莊子原憲杖藜應門）泣血迸空迴白頭

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

（洙曰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趙曰雲頫而下雨落于空皆有

班之義

荒皆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

盃氣心傷藍藥稍趙曰左希登西樓曰藍藥傷客心和風吹薄袂英靈如過隙洙曰見身世白駒隙注

宴衎願投膠洙曰古詩以漆投膠中○趙曰楠公孫述之英靈如過隙而逝云則今日宴衎當願如以膠投漆結綢繆之好也

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八駿隨天子洙曰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宵超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穆王神智遠謀使車轍馬跡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

羣臣從武皇洙曰見秋扣尚王駕淹期武帝巡注○趙曰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寢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万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

遙聞出巡守

早晚遍遐荒趙曰不敢言天子之蒙塵姑以巡守微言之○師曰祿山亂玄宗出幸蜀蜀在巴之西昔周穆王漢武帝皆出巡守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守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

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氷雪生趙曰當炎天而樓上生氷雪則其高可知高飛燕雀賀新成洙曰淮南子大夏成而燕雀相賀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修可曰昔羊求登西樓賦云晝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濕濛濛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擊節愛美竟日杖鉞褰帷瞻具美洙曰見杖鉞築壇開意旨注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駕驂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投壺散帙有餘清洙曰祭遵設壺雅歌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洙曰庾亮鎮武昌佐吏乘月登樓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陶侃曰亮非獨風流兼有為政之術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趙曰言樓之所臨者高所望者遠矣

二儀清濁（洙曰陽清爲天陰濁爲地）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

幾年唯鎮靜（洙曰推吐回切馮唐傳推轂遣將。趙曰推轂以言衛王奉命爲將）曳裾終日

盛文儒（洙曰鄒陽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白頭授簡焉能賦（洙曰雪賦受簡於司馬大夫漢書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媿似相如爲大夫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絶域長夏晚（趙曰非吾鄉而在遠遠亦可用絶域矣）兹樓清宴同朝廷燒棧

北（洙曰謂在大散之北也高祖入漢中令韓信燒絶棧道攻破大散。趙曰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張良說漢高祖燒絶棧道舊注以爲韓信誤矣）鼓角滿（一作漏）天東（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屢食將

軍第（洙曰第宅也。夢符曰右按前漢霍去病爲驃騎大將軍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无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蘇曰吳公子龔宅食於將軍第宅俱家魚味）仍騎御史驄（洙曰見憲府舊乘驄注。唐曰甫以避亂食章公之宅騎章公之馬叙其恩礼之厚）本無丹竈術（洙曰道家燒丹之事。蘇曰郗希神仙以陰陽占笑食）

豈有丹竈術致乘風御氣之道貞妄耶○修可曰江文通別賦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学道以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那免白頭翁 洙曰言无丹竈之術以延年也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 洙曰以酒自隱 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 趙曰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題詩蠟炬紅 趙曰言宴中燃明燭而題詩 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洙曰阮籍以酒自隱故得免當世之難常出不由徑遇途窮則慟哭而反公自言取籍之自隱於酒而不倣其哭窮途也○趙曰言飲醉則如阮籍而哭窮途則不擬学之

臺上 得凉字

改席臺能迥 趙曰改席則自南樓改於臺上也 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 洙曰蒸濕鬱也○趙曰臺高矣如在雲霄之間而不知有暑氣 山谷進風凉老去一杯足 洙曰一杯不如生前一杯酒 誰憐屢舞長 洙曰賓之初筵屢舞僛僛 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鄭曰在岳州今上岳陽樓洙曰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无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趙曰戰国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吳楚東南坼趙曰吳与楚地相接此實道洞庭闊遠之狀乾坤日夜浮趙曰言在乾坤之內其水日夜浮也語既高妙有力其言洞庭之光大過於此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蘇曰孔伋友人見訪問先生何之伋指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載老病復何愁焉○趙曰此言於老病中尚賴有孤舟可以浮之而生涯自如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洙曰老子戎馬生郊張景陽登臺詩遠望涕泗流○趙曰關山北則言在長安一帶也王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遙望向北風而開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洙曰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時陳蕃為太守以礼請署功曹穉不免之謁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後李有道○定功曰徐孺子

公自比也詩接謝宣城洙曰謝朓字玄暉爲宣城郡太守時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有云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雲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洙曰史記屈原傳令尹子蘭怒屈原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怒而遷之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宋玉作招魂辭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些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趙曰言滿城擁送侍郎之來天橫醉後參師曰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遥於參星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

孫賢至今師曰杜使君乃甫宗人故云云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薛夢符曰石按春秋左氏傳晉文謂舅犯曰所不能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遂沉璧于河○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白河沉言天曙不見不勞閉戶坐待白河沉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洙曰昭亮高尚堂懷宇櫩層軒涼公館詩涕泣灑衣裳○蘇曰孫康登高軒披襟不須風扇而自生涼○杜曰春秋緯書高棟深宇○齊王踐從兄詩念別闕曾軒○何遜詩穆若灑清風翛然欲下陰山雪洙曰沈彥龍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西附陰山其地四時常有冰雪雖六七月猶霜甚盛○趙曰今眼前初見變地之山當初秋而翛然欲雪有類陰山北爲可狀矣不去非無漢署香洙曰尚書郎遵置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趙曰自惜其身滯留也署指書省署也公官爲工部員外郎其在省也自宜應有含香之制今以疾谷不去耳絕壁過雲開錦繡洙曰夔峽絡有錦繡甚疎松隔水奏笙簧洙曰天籟是也

看君宜著王喬履，貢賜還疑出尚方。

（洙曰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符覲奏即眞也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焉乃詔尚書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尚方主作禁器物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之器物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

（洙曰潘正叔謂河陽詩宓生化單父子奇位東阿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之）

終軍弃繻英妙時。

（洙曰終軍傳年十八選爲博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与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不復傳還弃繻而去後爲謁者使行郡国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

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

可憐賓客盡傾蓋，

（洙曰鄒陽傳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与不知也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處老翁來賦詩。

（洙曰公自謂也傳鄭十子賦詩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

楚江巫峽半雲雨，

（洙曰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

清簟疏簾看

弈碁洙曰謝玄暉珍簟清夏室江淹賦夏簟清兮晝不暮魏文帝書彈碁間設終以博弈

[illegible]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洙曰石勒聞鼓鼙之聲雙雙新燕子依

舊已銜泥洙曰謝玄暉詩風簾入雙燕古詩出入雙飛燕銜泥巢君堂師古曰甫言久客一身羈棲今日登樓所見景物如此不能无所感

天畔登樓眼隨春洙曰一作風入故園趙曰指洛陽也戰場今始

定移柳更能存洙曰一作當趙曰史朝義已滅戰場雖定而故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厭

蜀交遊冷蘇曰寥岸迁居人問其故曰厭此交態寒冷故有所適耳思吳勝事繁歐曰晉張翰守官於洛及秋風起忽思吳蓴菜鱸魚之興遂弃官歸甫既厭蜀欲適吳楚故有思吳之句應須理舟楫

長嘯下荊門定功曰表山松宜都山川記曰南崖有山名荊門北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

登樓 趙曰此聞代宗車駕長安之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洙曰一作水流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洙曰左太沖蜀都賦云夫蜀都者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玉壘山名也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蜀有銅梁玉壘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洙曰時崔旰起兵於西山 趙曰吐蕃也言今朝廷如北極終不改移尓吐蕃无用相侵也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洙曰見武侯廟詩注 趙曰諸葛作梁甫吟

師曰蜀有銅梁玉壘二山錦江春色來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縱使玉壘古今英雄割據千變万態如浮雲終亦歸中原總統也此二句諷崔旰反成都不能爲朝廷之害故下文云北極朝廷終不改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无人以爲之助其未逢時常耕于隴上作梁甫吟故甫因崔旰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

題新津北橋樓 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

池水觀爲政洙曰澄清而不撓廚煙覺遠庖洙曰言觀廚煙知其不親庖厨○師曰知其遠庖厨也西川供客眼洙曰一作遠唯有此江郊蘇曰向兆曰唯有此江郊可喜故掛冠投老率兒童操用田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洙曰謝靈運雪賦歲將暮時既昏鮑明遠鶴賦歲崢嶸而催暮又窮陰殺節急景頹年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洙曰顏氏家訓問一夜何故五更曰更歷也經也三峽星河影動搖修可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爲漁陽摻撾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豈有迹耶○余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杜子美此二句後寂寥無聞野哭千家聞戰伐洙曰夫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夷歌幾處起漁樵洙曰一作數洙曰蜀都賦曰陪以白狼夷歌成章臥龍躍馬終黃土洙曰臥龍

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此二人蜀之英雄言不免歸於土 人事音書漫寂寥 洙曰一云人事音塵日寂寥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 洙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燕歌行草木搖落露爲霜○趙曰楚地暖其搖落也小小而巳 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 夢符曰右按王粲登樓賦鳥相鳴而舉翼注大戴禮夏小正之鳴也者相命也 孤雲無自心 洙曰陶淵明詠貧士云万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層軒俯江壁 洙曰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此二 要路亦高深 洙曰選先據要路津 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 趙曰朱紱則朝服而紗帽則隱者之巾入公官雖省郎而閑曠故云 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洙曰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洙曰謝玄暉詩既懽懷祿情復叶滄洲趣 不道含

香賤洙曰尚書郎含雞舌香以其奏事荅謝欲使氣芬芳○田曰應劭漢官儀曰始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頗辛螫不敢咀嚥疑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取其藥驗之無不嗤笑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其如鑷白休鄭曰鑷髭輒切○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令左右鑷白髮王問我誰耶荅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曽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經過調碧柳趙曰通下句言秋時入公詩又曰清秋渇碧柳舊誤作調碧柳非是蕭索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洙曰謝靈運謝子詩曰男娶女畢勑斷家事勿復相關消中得自由趙曰相如有此疾也豪華看古往趙曰庾信見游春人詩云金穴盛豪華舊誤作蒙華非是服食寄冥搜洙曰選服食求神仙古賦遠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趙曰方欲盡南下故有入海之語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趙曰言天幕之色其薄如綃遠帶玉繩稀洙曰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注玉繩星名門鵲晨光起洙曰一作

喜

檣烏宿處飛（師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鳷鵲鳷鵲門名也故曰門鵲檣往帆木而烏泊其上故子美公安送李二十九詩又有檣烏相背發之句過南岳入洞庭詩亦云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免也然子美發潭州詩又云檣燕語留人則不特檣烏而已故燕子來舟中作斷句云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鵁鶄又觀殿名）寒江流甚細

有意待人歸（蘇曰蘇綵野花溪草春屆未齊應有意待遷人歸）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

社稷堪流涕（洙曰賈誼上疏陳政事可爲流涕者二○蘇曰陳壽思社稷事使人眞堪流涕）安危在

運籌（洙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擊柝可憐子（洙曰魯擊柝聞於邾易重門擊柝）無衣何處村（洙曰詩無衣無褐）時

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洙曰謝靈運詩云林壑斂暝色。鵠賦星翻漢回曉月將落。韓曰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趙曰逕之所以添以水落而沙面出也湍減則石露而其稜自生可謂奇語矣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沲朱檻濕洙曰詩彼滂沲矣萬慮倚簷楹洙曰沈休文詩夕鳥傍簷飛。趙曰簷邊之柱也倚簷楹有所思矣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朱曰閒渚詩心遠地自偏○蘇

曰吳宿曰瀘南地僻蒸熱有瘴凡事自養慎醉飽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

住朱曰一作任老身朱曰傳何倫無家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朱曰一作

何人趙曰言西閣之意豈令我別乎蓋是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朱曰一作葉石壁

斷空青王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亦云山色倒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

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趙曰言不來宿者盡疑以我尋索故要我也匣琴

虛夜夜趙曰期之不來遂發彈琴鼓云云虛夜夜手板自朝朝裴煮曰白按南史庾道敏善相

手板世說王子猷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別有爽氣○趙曰手板笏也言嚴明府自持手板以入官府於朝朝也金吼

霜鍾徹花催蠟炬銷 夢符曰右按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鳴豐山今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按梁劉孝威燭詩浮光燭綺席凝滴汙垂花○趙曰以時嚴君至也鍾以曉而霜氣侵之故謂之霜鍾右蠟字作臘耳 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洙曰王喬鳧舄

草閣

草閣臨無地 洙曰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 柴扉永不關 洙曰范彥龍有客對柴扉陶潛門雖設而常關 魚龍迴夜水 洙曰凡木落魚龍夜注竊觀水落魚龍夜自是隴右有魚龍川也以此魚龍非矣○田曰正謬云此詩乃夔州所作舊注於下云龍豈可言秦之魚龍川乎按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 星月動秋山○ 趙曰漢武帝故事有星辰動搖之事帥曰草閣秋興詩乃夔州所作豈可言秦之魚龍川乎此二詩皆秋時是以子美言魚龍夜水魚龍寂寞秋江冷也 久 洙曰一作夕 露晴 洙曰一作清 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

眺望

律詩九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新添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洙曰作事歡娛到薄躬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中散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於東海太守武帝曰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廉頗出將頻洙曰史記廉頗趙之良將頻為趙將兵破齊魏直詞才不

世雄略動如神洙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頗之雄略以美嚴公也政簡移風速洙曰史記
世家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簡其禮民多歸齊故五月而報政成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詩
清立意新余曰呂氏童蒙訓老杜詩云清詩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
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
魯直下語未嘗以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爲善學曾城臨媚洙曰一作嫵岩絕域望餘
春洙曰曾城高城也絕域遠域也言蜀與京畿遠絕旗尾蛟龍會洙曰禮畫蛟龍爲旂樓
頭燕雀馴師曰言公之德及鳥獸也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洙曰此兩
句張大城上所望之遠也帝念深分閫洙曰馮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
外者將軍制之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軍須遠筭緡洙曰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武元狩四年初筭緡
錢李旻曰緡絲也以貫錢出筭二十也
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其緡貫而稅之花羅封蛺蝶蘇曰漢武時西域獻
蛺蝶羅○師曰筭緡衰世之法公貢花
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緡者遠矣瑞錦送麒麟洙曰蛺蝶麒麟羅錦

上絲繡也○蘇曰漢武日本国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眩人眼目○趙曰言嚴公之入貢不忘朝廷也辭第輸高義洙曰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由此上益重愛之覩圖憶古人洙曰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趙曰言嚴公可與古人爲比當圖畫之征南多興緒事業閭相親晉杜預作征南將軍與緖公自爲譜以預爲祖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烟鹽井上洙曰蜀都賦家有鹽泉井○立之曰遠烟蓋者火鹽也斜景雪峯西洙曰雪山也○立之曰斜景落日也故國猶兵馬洙曰公長安人也他鄉亦洙曰一作正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趙曰公感亂而與鳥俱啼其傷至矣

瀼西寒望

水色含羣動（洙曰陶潜詩日入羣動息）朝光切太虛（趙曰天台賦太虛寥廓）年侵（余曰一作終）頻悵望（洙曰陸機謝書行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興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洙曰瀼水名管郡縣江水横通山谷處市人謂之瀼○趙曰先在赤甲方移瀼西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洙曰一作江）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洙曰一作塞）望喧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洙曰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始擬進歸舟（洙曰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

野望因過常少仙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孫曰蜀多以竹為橋參差不齊今一云野橋齊可度馬）江從灌口來（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昔秦守李冰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柎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鄭曰遞待禮切○趙曰晉陸沖詩層巒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洙曰譏小人衆多也○蘇曰陸機曉立汀上獨鶴未至曰獨爾歸晚昏鴉已滿林矣余疑子美先得後句就而補之○趙曰何遜詩昏鴉接翅歸

野望

金華山北洙曰一作南涪水西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射洪縣也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巂蟠三蜀鄭曰巂悉委切唐韻郡名十州志漢置越巂郡以隷三蜀○洙曰東西兩川及梁謂之三蜀○田曰左太沖賦汶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水散巴渝下五溪洙曰越巂郡名也當南蠻之要李德裕鎮蜀曰置屯以制蠻冦五溪屬粤交趾馬援征五溪蠻見上注○鄭曰巴渝二州十州志太清四年武陵

王於巴陵置楚州隋改為渝州 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洙曰射洪縣名屬梓州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 洙曰按新史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蘇曰西山岷嶺松州蕃界也鄧禹三年戍西山經五十餘戰戰無不捷○趙曰善本作三城舊本作三年非時吐番入寇故須防戍也 南浦清江萬里橋 洙曰見卜居詩注○趙曰公草堂在万里橋西也○鄭曰成都第三橋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 洙曰喪亂諸弟離散獨公一人入蜀 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亭樹

古詩三首　律詩八首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洙曰平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北海漢中壽縣也齊置北海郡屬青州李北海李邕也○鄭曰亭李之芳所作春秋戰國時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乃此地也漢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爲濟南郡唐復爲齊州

東藩駐皂蓋 洙曰後漢志中二千石皆皂蓋○趙曰邕爲青州太守京師爲東故稱東藩則上林賦齊列爲東藩也

北渚凌清河 洙曰一作青荷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趙曰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漢輿服志清河則指言齊河濟河謂之清濟故也

海右 洙曰一作內 此亭古 謝逸曰此亭乃李之芳所創居海之右此亭作之久矣故云古

濟南名士多 洙曰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張平子南都賦青兆亂北渚陸士龍詩北渚无河梁書濟南伏生○蘇曰吳帝濟南英豪窟宅多出名士○尹曰後漢左雄上言上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宜○趙曰海在東而州在西則謂之海右宜矣濟南則指齊州名士則題注所謂邑人蹇處士等也

雲山已發興 鄭曰興去聲○汪革曰陶淵明詩夏雲多奇峯故曰雲山○師曰選詩青雲却炎暉雲山發興謂高浮炎暉之却也

玉佩仍當歌 蒼舒曰春秋左傳吳申叔時之操於公孫有山

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禓之父覌之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趙曰言既有雲山之淸興又有三佩之人歌以侑飲取詩璵璠玉佩者也薛列左傳佩玉蘂以爲謚乃是佩下非玉佩

脩竹不受暑交流空

渹波師曰傍有脩竹淸陰森爽了無暑氣雖曲水流觴竟不如此故云云

蘊眞愜所遇落日將如何朱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江淹詩悠悠蘊眞趨東京賦脩竹冬青陰池幽流。趙曰蘊眞字江淹皆使言藏蘊眞趣也詩云悠悠蘊眞趣下言落日則惜其景之幽眞而酒筵將散也。師曰蘊眞者謂此亭韜藏眞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柰何與末闌而日已西頹故嘆云云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鄭曰重謂用切再也。趙曰文選有牽以物役此非特言邕當之官而各別又見公之不趍貴以爲夸矣彼賤丈夫者甞覺瑣之末光分玉筍之餘瀝而不知恥與公有間哉。師曰貴指言李北海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爲事物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得過此甫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北海太守李邕作

朱曰本傳云李邕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乃齊州春秋戰國

並屬齊地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爲濟南郡宋後周同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齊州大唐復爲齊州或爲臨淄郡復改爲濟南郡

吾宗固神秀 朱曰謝宣遠荅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公有譜系自言李杜同出故言吾宗也。費符曰右按此亭乃李之芳所構詩乃北海太守李邕爲之芳作也注言李杜同出其說甚矣。趙曰題下公自注云李之芳出齊州司馬製此亭今邕言吾宗蓋指李之芳耳此景甚易曉

體物寫謀長 朱曰陸士衡文賦體物而瀏亮潘岳西征賦摹寫舊豐制造新邑

形制開古跡 趙曰舊有此亭而之芳新之杜公前篇所謂海右此亭古也。師曰人禀神秀之氣能體物景爲其謀謨創造此亭頗有長人之智然則其古城而開敞之故云形制開古跡

曾冰延樂方 鄭曰曾昨棱坊重也。趙曰謝靈運詩峩峩曾冰食。師曰曾冰者諸家多不曉其義殊不知重陰沍寒之氣排煩暑爽情思可以延引歡笑凡其術也方術也

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 朱曰陳江總鍾銘舟移巨壑

高興汨煩促 朱曰張茂先荅何劭詩煩促每有餘

永懷清典常 朱曰詩維以不永懷易既有典常

含弘知四大 朱曰易卦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老子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出入見三光**詳曰日月星爲三光亦謂之三辰又前漢郊祀志三光天文也**負郭喜粳稻**詳曰左太冲詠史詩陳平無産業歸來翳負郭左太冲蜀都賦粳稻漠漠謝靈運會吟行彪池溉粳稻○趙曰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安時歌吉祥**詳曰莊子人間世篇吉祥止止○趙曰莊子安時處順巽詩多有出處然公集中錄邑首唱之詩於此豈取其同法門耶○師曰地理志此古城就太山之麓極爲雄壯又據豐碩水亘縈即溪縈之旋瞰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即雲氣於聚貌然莊若藏聚之義耶言濟帶之遠也上句言曾冰故下言高風泊憤促謂陰涼之氣與人故也典論言李之芳以常道化民風俗蕭清大澤且惠永永不忘含弘者謂古城廣遠无所不包足見北有四大之制太山高大日月星辰迭爲隱見一出一入皆暫高可以參而見之負郭者倚郭也黍秸曰稻穀者民之司命太守若民之師創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之餘足知爲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

亭對鵲湖詳曰公自注亭對鵲湖○趙曰李北海唱之於前而公和之於後

新亭結構罷詳曰左太冲招隱詩岩穴無結構何平叔景福殿賦結構則脩梁彩制謝玄暉郡內高齋詩結構何

迢遰王延壽靈光殿賦其結構規模應天。趙曰亭對湖故云或隱或見於淸湖之濱者言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行雲星眞見是也

隱見淸湖陰洙曰謝惠連西陵遇風詩分決踏湖陰注水南曰陰

跡籍臺觀舊鄭曰觀古玩切釋名曰觀於上觀望也。趙曰此亭乃圖籍所載舊有臺觀之跡。彥輔曰魏文帝銅雀臺詩朝遊高臺觀

氣溟海岳深趙曰言東海太山之氣相與冥寞也彥輔曰隋江揔鹽賦副君海停岳峙

圓荷想自昔彥輔曰陳祖孫登詠荷詩圓荷承月暉

遺堞感至今洙曰遺堞城堞也。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趙曰拍物感興蓋詩人之興

芳宴此時俱彥輔曰謝朓賦曲水宴詩曰嘉樂具矣芳宴在斯

哀絲洙曰一作絃

千古心蘇曰何敬祖聽陰子堅彈琴古人不見哀絲上爲出千古之意心。田曰補遺云枚叔七發天下之至悲。趙曰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説云絲聲哀故云哀絲

主稱壽尊客洙曰張平子南都賦客賦醉言歸露未晞曹子建樂府詩主稱千金壽賓奉万年酬。彥輔曰史記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補壽

遲秩宴北洙曰一作密

林洙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趙曰鬱彼北林因所宴實在北林故借用也。詩彥輔曰秩秩肅敬也曹植詩遲迴路兮造北林

不阻蓬蓽興洙曰傅長虞贈何劭[illegible]身蓬蓽廬荊棘門也

禮郊門主賓○趙曰華音畢官韻注云 **得兼**洙曰一作兼得**梁甫吟**

蕃落也謂亭與幽遠故有蓬華之興

洙曰陸士衡詩齊僮梁甫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盛弘之荊州記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甫吟○趙曰諸葛亮登山作梁甫吟蓋在野之一歌也其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觀此則見公之深意矣○彥輔曰劉向進琴試譜心蓬華之中樂府有梁甫吟李善注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師曰此詩乃甫和李北海之詩然李公之詩何以得集于杜詩之內蓋謂李公唱之甫和之遂見其本末之由故先編李公詩而以甫詩繼于後也新亭乃李之芳所創者水南曰陽水北曰陰濟湖乃鵲湖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居鵲湖之北故云隱見清湖隱臺觀舊謂後齊築作臺觀猶存之芳特因其舊迹以新亭氣頗茁深謂此城焉大岳襟帶滄海海岳之氣頗蕭然而深邃矣李之芳蹤鵲湖種圓荷修飾雉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下後世思之而不忘以為勿翦勿伐遺堞者城上矮墻也哀絲乃琴瑟之聲哀怨此時俱謂諸賓客畢集于此千古心謂歷下之城發興非一代覩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寓之琴瑟而已主稱壽者稱李也言主人重客故牽觴為壽北林謂此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莚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序蓬蒿戶甫自言貧賤之居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土之音

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寧无思鄉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故云不阻蓬蓽只得兼梁甫吟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只爲如之何猶得兼爲梁甫吟之吟不亦善乎

滕王亭子

彥輔曰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年中任閬中刺史去一云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

洙曰謝靈運詩躧步臨丹梯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洙曰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舐其鼎亦仙去今天上有雞鳴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趙曰麗矣而謂之傷心則追感滕王之殁空餘景在耳

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烏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 鄭曰吹畫爲妙 千騎把麾旌 洙曰高唐賦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又云蜺爲旌翠爲蓋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章梓州水亭 洙曰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曉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 蘇曰尹伯占爲丹陽令好飲語吏人曰可同過橋飲彼處吏人少酒岳詩貪盃避吏人 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 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 高門薊子過 鄭曰薊居例切○洙曰家家迎薊子以此席道士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術士大夫皆尚慕之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今公詩句又以尊章梓州之能致異人矣 荊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洙曰山簡習池事以比章梓州也○趙曰以山簡比章留後山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每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公言吾醉亦長歌則効童兒之爲歌矣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 洙曰市井也 江城孤照日山 洙曰

一作春

谷遠含風至華身將老關河信不通 趙曰吐蕃猶盛也 猶殘數行淚 鄭曰行胡剛切 忍對百花叢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 洙曰言臨高多發新興 雲斷岳蓮臨大路 洙曰路一作道蓮一作蓬望忽開注趙曰指言蓮花峯也 天晴 洙曰一作清 宮柳暗長春 趙曰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 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洙曰野雀欺燕山蜂趁人皆感時而作故末有幽獨傷神○趙曰舊注謂感時而作也此實道其事而以譏之爾蓋公以論旁官不宜發帝怒而出之當時無嫉之者

重題鄭氏東亭 洙曰在新安界○鮑曰即駙馬鄭潛曜也

華亭入翠微 洙曰釋名山未及上曰翠微見昭陵詩注○夢符曰右按爾雅釋山未及上曰翠微疏曰未及頂上

在峑坡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秋日亂清暉洙曰江文通詩秋日懸光輝謝靈運山水含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薛曰右按詩河水清且漣猗水成文曰漣○師曰水衣苔也紫鱗衝岸躍何曰紫鱗魚也蒼隼護巢歸師曰隼以吝遊故歸護其巢此甫所以傷其無家也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洙曰一作微青一柱全應近洙曰劉孝綽詩云經過一柱觀高唐莫再經薛曰王允下峽嘆曰高唐灔澦莫願再經今宵南極洙曰一云南斗外甘作老人星洙曰前漢天文志狼星北地直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志老人一星在孤南○趙曰公將盡楚而往故云南極外也

江亭

坦腹江亭暖洙曰王羲之東床坦腹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洙曰陶淵明賦木欣欣以向榮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洙曰排猶排去也○蘇曰劉公幹曰吾非好吟詠強裁排悶耳○師曰萬物感陽而各遂其性甫用以故林歸未得以至憂悶殆不若夫欣欣之物邪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五